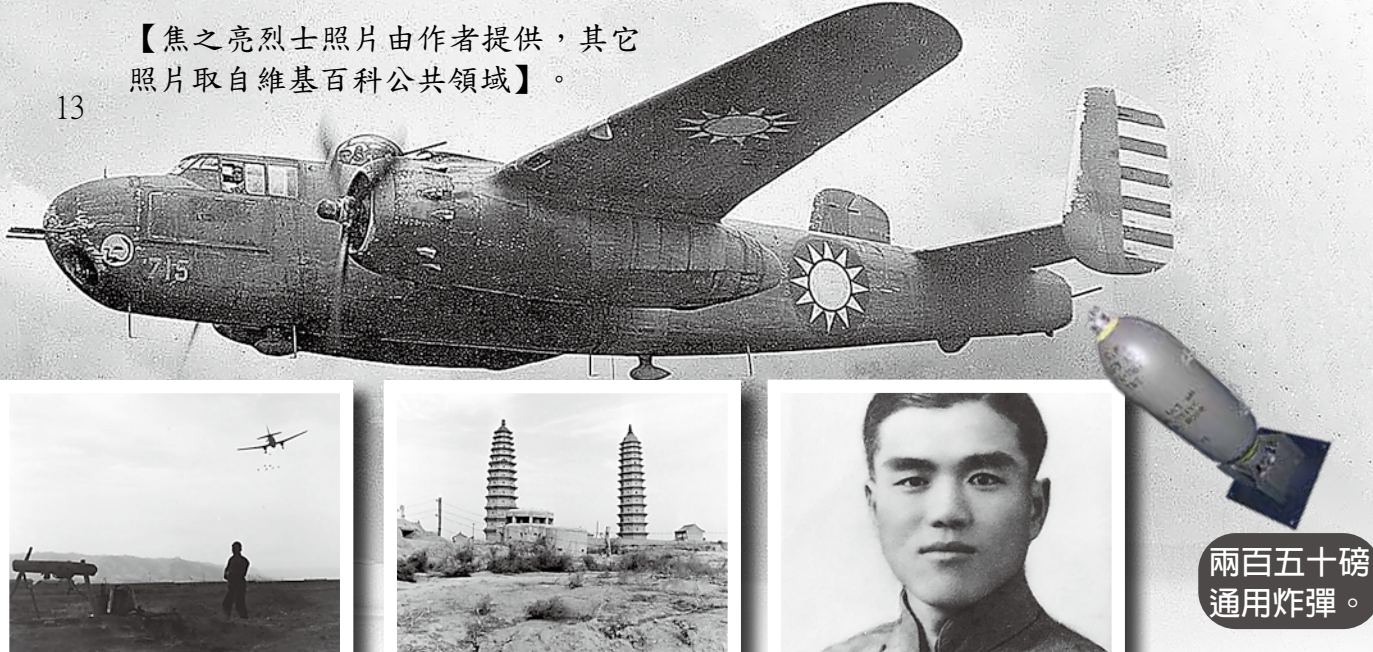




空投物資支援太原守軍。

雙塔寺外國軍防禦工事。

毛金聲生父焦之亮烈士。

兩百五十磅
通用炸彈。

五十年尋根過程

· 王立楨 ·

民國三十五年夏季，對日抗戰勝利剛滿一年，但人民卻沒有享受到勝利後和平的果實，反而因為國共雙方理念不同，導致全國又進入了另一場血腥內戰。

當年七月底，中共軍隊圍攻山西太原，太原附近的應縣首當其衝，在共軍猛烈的攻擊下，應縣守軍要求空軍緊急支援。空軍第二軍區司令下令給駐紮在北平南苑機場的空軍一大隊三中隊，派出一架B-24轟炸機前往應縣，準備轟炸攻城的共軍。

然而那架B-24卻因炸彈艙內的一枚兩百五十磅炸彈沒有掛妥，在起飛滾行時，由掛彈架上脫落，將炸彈艙門撞破，砸在跑道上，並在觸及跑道時立刻爆炸，爆炸的威力將飛機完全炸毀，飛機上正駕駛沈家讓上尉、副駕駛吳天綱少尉、通訊官段雄武准尉、通訊士王振華上士、機工長焦之亮、航炸員蔡家祺與射擊士李定漢等七位組員全數罹難。

當跑道上的黑煙散去，七位組員的追悼儀式舉辦完之後，這場意外逐漸地就從人們的記憶中消逝，畢竟在

戰亂期間，人民的生命如同螻蟻，更何況是直接參與作戰的軍人。

然而，對於年僅十七歲的馬桂蘭來說，那場意外卻是一場無法言喻的傷痛，因為她是機工長焦之亮的妻子。雖然他們僅結婚兩年，但他卻是她生活中的唯一支柱，在這支柱倒塌之際，面對年僅一歲的女兒以及腹部內微微隆起的胎兒，她在沒有繼續在這亂世活下去的勇氣，面對如此壓力下，馬桂蘭吞下了一些不明的藥物，預備與夫同赴九泉。也許藥物不至於致命，也許被發現得早，馬桂蘭終究活了下來，世上艱苦的路，她還是要繼續面對。

在母親的安排下，馬桂蘭再嫁給空軍一位袍澤，是丈夫在軍中的同事毛鑫安先生，毛先生表示願意代替她的丈夫，繼續照顧她，並會對那位還沒有出生的嬰兒視為己出；馬桂蘭的母親替她答應這門婚事，在戰亂的時代，女人是需要一個依靠。

第二年（民國三十六年）的二月二十二日，馬桂蘭生下了一個男孩，添丁本是一樁喜事，但馬桂蘭看著嬰兒紅通通的臉孔，卻想起為國犧牲還不滿一年的前夫與已經送人的長女，這本該是一個美滿的家庭，卻因為一場意外而導致夫亡女散。面對著上蒼

如此安排，她轉頭擦去眼淚之後，將新生嬰兒隨著夫姓命名為毛金聲。

馬桂蘭雖然有了新的依靠，但是中華民國卻在內戰摧殘下，被一撕為二，馬桂蘭帶著初生嬰兒，隨著在空軍服役的先生撤退到臺灣，並在臺中水溝基地附近的眷村安定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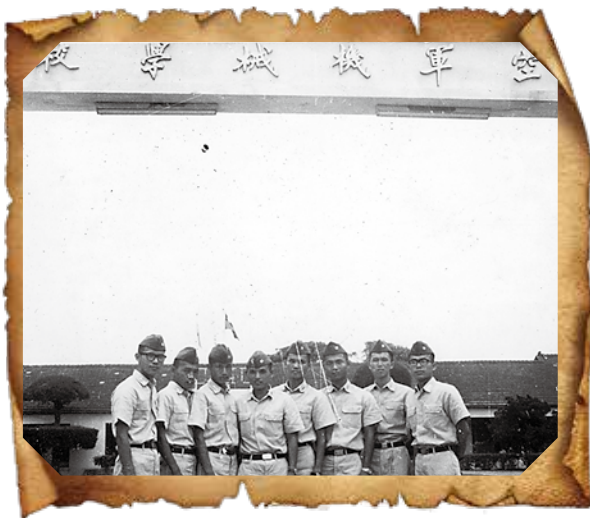
馬桂蘭在臺灣陸續又生了兩個女兒及一個兒子，她的先生也一直將毛金聲當成自己的兒子，與三名親生兒女沒有任何差別，因此毛金聲始終不知道自己真實的身世。

民國四、五十年軍中待遇非常低，毛金聲在初中畢業後，覺得自己不是唸書的料，因此對父母表示要投考空軍機械學校，以此減輕家中負擔，當時許多同年紀的玩伴都走這一條路，因此他的父母毫無異議地同意他的選擇。

在離家前往空軍機校報到前一天，母親將毛金聲的身世告訴了他，在知道事實之後，毛金聲對繼父毛鑫安相當感恩，感謝毛父在這困苦年代，能將他視為己出撫養成人。

知道自己的生父在空軍為國犧牲後，毛金聲在機校受訓及後來服役期間，不停地詢問軍中老前輩有關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一日發生在南苑機場那場意外事件，卻幾乎沒有人對那件事

毛金聲報考空軍機校，以減輕家中負擔，才得知自己身世（照片取自國家文化記憶庫，內容非本人）。



有任何印象。

毛金聲從機校畢業後，被分發到嘉義的四大隊執行飛機維修工作，在那裡他先是聽說聯隊督察室的焦福來上校是他遠房堂叔，他前去拜訪並說明來意後，發現焦上校還真是他父親的堂弟，親戚相認後，當然是非常興奮，但這位堂叔卻對他父親失事的經過及埋骨地點一無所知。

在嘉義工作期間，毛金聲發現一位女性的軍中雇員與他長得很像，這

使他想起母親曾告訴他，在父親殉難後，有個姐姐送給另一位軍中袍澤，他前去詢問後，發現那位女士與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毛金聲尋親的動作，並未因這點挫折而停止，他繼續向空軍各個部門詢問有關他父親的相關資訊，然而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找到。直到大陸改革開放時期，毛金聲已由軍中退役，他回到重慶找到他的大舅，透過大舅與河北的表妹取得聯繫，更從大舅口中得知，原來收養她姐姐的那對夫婦，丈夫也隨著空軍去了臺灣，但是妻子與那位收養女嬰，卻沒來得及跟著一同走。經過大舅的協助，毛金聲與住在杭州的親姐姐取得了聯絡。

當毛金聲帶著母親前往杭州與姐姐相見時，三人在火車站相擁而泣的場面，令路過往來的人們為之動容。找到姐姐之後，他還要繼續努力尋找父親的埋骨之處，讓身為嫡子的自己前去祭拜。

然而，民國三十五年是超過半個世紀以前的事，而這段期間大陸又經歷了改朝換代及文化大革命的動盪，中國大陸沒有人找得到或記得當初那些國民黨軍人埋骨的地點。空軍找不到他父親的資料，大陸也無法找到埋骨的地點，毛金聲覺得他的人生組曲



王惠民上校親自以電話通知，焦之亮烈士已入祀忠烈祠【留守業務處資料照片】。

上似乎漏失了一個音符，也許他會因為這項缺失而抱憾終身。

就在他對於尋找父親的資料，開始不抱任何希望的時候，一位海軍上校鄰居，卻給了他另一條線索，他告訴毛金聲，國防部的留守業務處有全套的撫卹資料，說不定到那裡，可以找到他父親的一些消息。

這是他之前從未想過的線索，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毛金聲給留守業務處打了個電話，並將他的訴求，告訴了接到電話的那位軍官。沒想到幾天之後，毛金聲就接到留守業務處處長王惠民上校親自打來

的電話，王處長告訴他，他父親焦之亮士官長的資料已經尋獲，並告知其父是為國作戰犧牲，他的父親早在民國五十八年已經入祀忠烈祠。

得知這個消息後，毛金聲禁不住在電話另一端老淚縱橫，立刻就與王處長約定時間，前往忠烈祠祭拜未曾見面的親生父親。

民國一一〇年秋季的某天，焦之亮士官長為國犧牲七十五年後，他的在天之靈終於在臺北大直國民革命忠烈祠裡，首次接受他兒子與孫子的祭拜。

就在這個時候，河北的表妹也與毛金聲聯絡，表示已經在河北省棗強縣找到他父親的家人，只是祖父與伯叔輩的長者均已過世，目前僅有一位與他同輩的堂弟尚還健在。收到這一消息後，毛金聲本想立刻前往河北認親，但是當時因為COVID-19病毒肆虐，致使他無法成行，不過他決定在疫情過後，將在臺灣家中的事安排妥當後，立刻前去與堂弟相認。

自從毛金聲在從軍前夕，得知自己的身世以來，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面，他一直鏗而不捨地根據每一條線索，努力去尋找與父親相關的事蹟，經過五十餘年的努力，終於在他白髮暮年之際，得以跪拜在父親靈前，

毛金聲前往臺北國民革命忠烈祠，親自祭拜生父（照片由作者提供）。



克盡人子之道。

以上這個感人的故事，是上個月臉書一位朋友與我聯絡，並將她同母異父的大哥——毛金聲先生的故事告訴我，希望我能將它寫出來。我與毛先生見面聊過之後，覺得這個追尋身世及故人的經過，實在相當感人，因此將此事記錄下來，與大家分享。